

艾文詩



艾文詩

艾文著



序

六年後，又給自己詩寫序，實在是一件快樂事。

六年前的詩集，朋友說是一座里經碑。

六年後的詩集，也不過是另一個起點，沒有什麼榮耀。

不管寫作資格多「老」，如果沒有自覺和創作良知，我相信，就是寫三四十年，也不過爾爾

我走得慢慢，但我沒有停下來：六七，六八，六九這三年，是一個「過渡」，所以讓它空白，算了。

這些詩，是我四年創作心象錄，他們之間，有再三修改的，首先我必須對自己忠實，是嗎？三十歲以後再寫詩，是另一層境界。

我，謹向自己挑戰！

——七三年十一月廿日于威省

目錄

一九七三年作品

25	22	19	17	15	13	10	8	5	4	3	2	1
總路	貓	鳥	鐵之傳奇	貓頭鷹	月亮又升起來了	三十年	十字架	隱晦	處境	佳人	歡迎	苦難

一九七二年作品

作品

九歌

景

故事

降臨

蝴蝶和黃昏

或者迷信

雙

白蟻艇

一九七一年作品

黑市票

一九七〇年作品

驚夢

老朋友

月

越南

沙漠

寂寞

死結

巴基斯坦

荒野

七一年事件

一九七〇年作品

燃著

感覺

116 115 114 112 111 109 107

暮

航

逝水

致黃昏

休息日

水雲

誰告訴我

一九七一年作品

一武斗○半作品



第一輯

一九七三年作品

2.12.73

難 苦

站起來說話
聲音
仍舊微小

只是一丁點
在黑暗
更不容易聽見
雖然
土地如此廣大
我們擁擠的
沒有完結
好像還在擴大
原來第一腐爛

29.10.73

人佳

30.11.73

迎歡

月亮你來
我椅子樹
你看
我家幾氣
像不像一把君子

聽說

君子戴笠

君子麻衣

君子和婦人

在別人墓地

舉山越嶺

聽說

你不是君子

我也不是月亮

還是 歡迎你

好像對我自己

在這世界

帶我

像帶一座水草

孤寒

生煙

在山河流轉中

上海車

入鄉野

佳人

如故

如是一枝

垂落山水的

釣

于悠悠腹陣中

看那隻

徘徊的紅蜻蜓

河吞
下游
勢如破竹

人
鼓
在叢林裡伏

東邊
北邊

西邊而兩邊
都是霜氣凜然的靈魂
杳然

包圍
逃
撿野

其一

終于
跌坐在噩噩的防空壕
飛翔 都是斑斕的鳳蝶
伊們從四海來

銀火滿腔
誠僅浸落塵沙飛揚中

一把水色彎刀
伏在鞘裏狂瀾

俠客 剩下兩隻雞眼
幾缸陳年花雕
全面對着斜風的夕陽

真是一種味道

其二

都說

浸入金盆之手

寫是千萬條觸根

四十年還滿

是一座峻峭的山谷

到聲

聲撼江湖

也離去了

唯有空空聲貴

在茅寮裏燃住一盞燈

且喃喃掀動腳趾牌上靜坐之塵埃

其三

棄劍

封刀以後……

靈氣微然之劍空

鶴視 案牘內外

十萬方里之翼

如柳叶劍

出鞘中天

晒得武林叫好

誰抵擋

雪崩山流

彷彿八十 如初

雄渾叫陣

架字十

15.7.73

噴射機

海墘在屋頂

小橋邊燈柱

像老黃

抓不穩旱煙斗

這年頭嘛

水牆裏

蓮花不白

菜花調黃

朝朝

暮暮

虛弱的街頭

有人

拉二胡

拉來拉去

不外是王小二過節

年年

月月

乾癮得像兩塊張不起的口唇

年十三

咸觸一

一管青青的草
他嚼着 嚼着

月亮望着他

他看月兒彎彎

月兒又團圓

很小

像水

高山壓下

也像菊

清淡淡的

三十年

墨和路

沒有季節的

恐怕是兩朵

乳暈

也委實做

咸觸二

我走的時候，有一個人，遠遠地站在
高地上，眺望着我。

我不知道他是誰；他始終凝望着我的

我有這感覺。

了來起升又亮月

19.6.73

我回頭看了又看，他還是那樣孤獨，
聳着惻惻雙肩，擱着兩隻長長的手，
事實，什麼也沒有抓著。

我走呀走着……

他是看著我走入暮色的！

就這樣，我們再沒有見面。

煙靄

輕飛

淡淡的黃菊

濃茶

酒香

自疲乏的手

升起

一輪

紅月

陰靄飄

露着

整座飢餓的牙齒

癡涼

在深谷

井水

于夢聲下

貓頭鷹

月亮又升起來了

10.5.73

我們
在鬧樓
像人造花

貓頭鷹
哭——哭——哭

彩花臉的

香燭

木槌

哭泣坐着

一件紅袈裟

幾件黑衣

成正黃紙

請寫七十二代枯萎的向日葵

嘩然

擲出

未及打掃

狼藉的水酒

鏡之傳奇

鏡之傳奇

30.4.73

來撞

笑聲
像一朵
燒焦的鬼魂

山
是一條龍
睡了

他把
高大的樹
摺入

然後

捧着繩子

奔向

山

山峯上

星宿點點

點點人間

搖搖欲墜

說什麼

鳥

鍾之傳奇

23.4.73

呼的一聲
他把鏡子摔入

無底的黑暗

雙手

抱著頭暈

猛搖着

空穴

有鳥
唱歌

火熊熊

搖着蒼白的

耳邊

沒有神話

還有什麼好說

星光

暗淡而會遠

夜

笑着老祖先

笑看老祖先

笑看老祖先

笑看老祖先

笑看老祖先

相對默默

守着
坐着

有鳥
唱歌

鳥
唱歌

默默相對

坐着
守着

有鳥
唱歌

火
火熊
沒有說話都

鳥
唱歌

貓

57.1.23

其一

一匹黑貓
吃飽了
很發癮 很發癮
沒有人騎得
他自龜裂的荒地
回來

以後

那回事

有一個奇妙的傳說
九——命——貓

其二

頭髮都散光了
她還沒有走

有一個青青的月
有一個可愛的他

貓又叫

每逢月流
便有一束黑長的毛髮
枕着溪水

其三

潮水流
縹緲如髮
苔上
一匹白貓淚眼着
一個人
取下他姓名
寫作一條
飄揚的鞭聯
快樂地過節日

絕路

25.3.73

其四

早晨
正午
黃昏
一隻貓
請眼

緩緩地
又流出
又流出
淡淡的暮色

之一

暮然
一巨大陰影
大口大口
開始

人牙齒
白白的

人牙齒
尖尖的

人牙齒
一排又一排

消滅
直到

名字上邊那一朵顫顫的黑花
散落

血流

水流

12.12.72

每逢潮汐
便隱隱聽到
有人梳頭
淒厲的嘶喊

面
子
鏡

之二

某人

從冷卻的灰燼

跳出

雙手緊抓

祖宗的辮子

在空中

像靈通飄揚

紋身的手臂

流着

點點

滴滴

血路

女人

用針

一截一刺縫補

盡處

居然驗着

一幅

岌岌可危的

豪乳

ST. 51. 51

第二輯

一九七二年作品

作品

——我們再懶於知道，我們是誰
——班茲「深淵」

全號

半邊天

兩眼打青腫

走過

一個少婦

抓乳房

紫色的

子芽

流滴滴奶水

那一種所謂

神

便是

黃泥和草和羅衣

撒喊和推乳

和跪在觀音廟前十字路
哭了又哭又哭的

現在

藍天

白日

空空

洞洞

洞洞

空空

和人

和我

某

些事

糾紛在一起

吞着

一枚

計時炸彈

企圖

消化

式號

一塊夜

一個站

他滿懷心事

雙腳陷入冰冷泥土

他抬頭

有一老者

漸白馬

悄然站立

他面前

溫暖的笑

他看着他

他又望望他

然後踮踮跳起來

歌 九

1.11.72

那老者
臉色沉重
牽動一下衣衫
雙腳不着地
飄了飄

他掉回頭
看夜色
茫茫然
做什麼好
要怎麼好
孤寂的
世界 他們是
被猛搖着的
腐衣

第一首

終于
自渾沌的山徑
走入
一片粘膩的恥毛
一方流彈猝然呼嘯的床帟

成地紅水仙
焦了

仙人掌

兀立亂石叢

七音斷出
足跡紛亂

而鄉人

騎記底背脊

陷入殘紅
是夜

睡入
水裏搖曳底燈船

第二首

那個

從前回來的人

懷着一把粗大滿清辦

低着頭

一旋陰風似

往土地廟的黑暗處

消滅了

幾個幾幾笠的鄉人

追到祠堂外

向蒼茫塵和風沙指指點點

一個說

一個說

何朝代人

答曰

不對 你聽

咱們還是迴避罷

對岸卜卜緊密的槍火

有人

將在三更渡河

萬馬狂嘶起

鼓兒發發發

驚恐未定的鄉人

慌忙揮掉斗笠

拔足竄入

深幽的山林

第三首

老處女過家貓
黑貓屋脊上叫

掃帚打
掃帚打

貓善變

快將午夜截住

開天窗

挖下北斗

原結帳

有無徵兆

觀神色

審哈兒意

面貓狂叫

Mahu—mahu—*

Mahu—ta'mahu—

乍寒乍暖

都是通鬼

Mahu—mahu—

Mahu—ta'mahu—

註* 貓叫諧音

第四首

提水產的女人

側影悒悒

翻到的狗吠

吞入吐出

亂曬 噫噫噫

水桶 雙雙整條進門

敲打着

那女人生事

又在井邊汲水

嘴里尋回舊

吐將

白白的屁股

老莊漢從容地

看準八字

看準時辰

大利將在

進款將在

壽星將在

第五首

掌門人

拋你名字

用血酒

你就在那里

種花打柴汲水

把自己的頭髮

擦在月片下

酸痛

有一晚

你在路上爬行

驚覺

雙一

黃德

真的
在一口陰紅的頭髮
款款然吮吸
吮吸

第六首

困盹的
鄉音們
跪在板樓樓尼芭樓
陰風走
灶上柴灰
忽然
閃出
一缸浮腫的指甲

那孤兒
便把糯米糕
抓爛
匆忙趕赴城隍廟
購買門券

飛渡煙水時
區區骨肉
已成一片殷殷的孝心

第七首

而你總是絞痛
風沙總是兇猛

正看
一只蛆
在沙原上

掙扎浮沉

側觀

一座土堡

于烈日下

瞌睡

其實

你坐也不是

笑不是

哭不是

手背全是紅毛蟲

深入

你陰涼的

眼眶

那滿池白花

第八首

才轉身

一朵黑花

照明彈

生活

萬花筒

旋轉

碌碌

碌碌

左手

提燈

右手

掌磨

每天

戰歌的洶息

像那美男子

肌膚耳白

赤裸

走在尼姑庵

如此

一年過了一年

王小二破衫

穿在風里

潮切每一頁

方形的

不能滑動的

臉

第九首

然後 我們開板

發發亮的日光漆

棧子們

于幽暗之叢林

笑 我們

總是穿那一件

赤黃而逐漸發老的天衣

晒雨

微風

忽忽趕赴

那局熟悉

而又陌生的

Puzzle

然後 我們都看見

一樺楞楞然的孤魂

以及 一枝灰暗的蝴蝶

傾斜向遙遠的遙遠的

彼岸

第十首

一面素紅綾子

一條白麻布衫

一片玉旗

枕三天三夜

招招吐吧
敲敲剪刀
打打墨尺
回來呵回來

姜黃的童年

晒魚乾

曬放在漆木床緣

呻吟

喝茶

夾飯

泥濘的黑影

水聲中

幽靈升起

總是濃郁的藥味

總是那雙面

枯槁的額骨

橫過

手掌心

兩頭刺痛

雙親

兩頭刺痛

一氣貫注

縱使在夢中也要

思考 在腦中

門外 老樹下坐
幾隻母雞咕咕回家
一朵殘紅
靜悄悄落下

旁邊是孩子們雜亂的玩具箱
裏面有許多乾枯的花瓣
還有一面割蝕了的鏡子

拿出來 隨手看一看
西山下
滿谷幽深的流霞
悄然泛濫 泛濫了
一片茫然底事象

就看到坐在門檻
兜著戰亂銀奶子的鴉鴉
新洗的頭髮
潺潺的白水流下黑布衣

灰暗的天空
飛鳥驚慌掠過

野狼睜著貧血底尊嚴
一步一步的風聲
呼呼地翻打棚架上空洞的簑笠

她把油燈亮了
黑影轟然
攪著土牆

降臨

故事

17.8.72

她
彷彿然
望着
望着

某夜
犬狂吠
從山寨那面旗下
一把關刀
赫赫
宰入
整條村莊

跪地鳴鼓的
老酋長
佩刀
寒冷
他迷信
山靈
說
陰涼萬載
好植樹

好豐收

驀然

一枚响箭

射入門欄

老酋長

惘然若失

紅腰槍

截住

好一個漂亮的

咽喉

老酋長呵老酋長

圍如洩水

散架

頓首

白
咱們總是無辜的
上帝

昏黃和蟻

幾隻勞碌的蟻
抬陰涼的黃昏

往一株
看起來好大好壯的樹上爬

老人總是蹲在那裏
全神地看他們
希望一兩隻弄下來
從頭再開始

老人熟悉那棵樹
最少每年來一陣春雪
老人就在樹下
黃土們捧起來那個堡
或者所謂看花來
他不敢想像
只一天
花謝滿地

又看到幾隻勞碌的蟻
抬微暈的暮色
往樹上拖呀拖

老人時常想
總有一天
看他們步伐踉蹌踉蹌

信迷者或

之一

白花 淡淡香
白花 香淡淡
白花 淡淡香香
披長長頭髮
自墓穴
一路哭下來

又是十五了
奶水哀怨地
潮夕

粘膩的飢荒

之二

貓叫 春
貓叫 春
快快活活的
焚化

灰陰陰的小雨口

伴侶

黑衣服憂

居然

在門簾外

笑甜甜

之三

小紙扇

的連的連

紅袈裟

淋了細雨

小河緩緩

淌黃水

水汪汪

髮

9.5.72

像坦克
茫然遺下

一條虛脫的輪跡

之四

蟬 蟬 蟬
蟬 蟬 蟬
蟬聲過
指甲中風
全脫

孤燈淡淡
寒席

客人 你請罷
草色的蚯蚓
泥色的蠅虫

爲什麼你跪在青青的山中哭泣
憂鬱的髮洒了滿林

你知道

很久以前 以前

深山有個老遇的僧侶

月圓晚上

每每爬上寺院朱砂的尖頂

探看

紅紅云海外

灰灰孤山中

誰是白白幽深的

魚

而像

給雨水

一年比一年

一撥復一撥

白蜻蜓

29.3.72

洗掉

後來

連那些叫煩惱的生物
也無形無色了

一尾白蜻蜓
荒野上飛

獵人戴黑色的鴨嘴帽
槍桿伺察天空
沒有綠葉的天空
沒有鳥叫的天空

白蜻蜓呵白蜻蜓
沒頭沒腦 打盤旋

突然他向槍口
這一劑
接通
撒泡尿

獵人驚嘆，
呆望他虛脫底色素
以及黃蠟蠟脂的肉眼

第三輯

一九七一年作品

票市黑

暴戾的戰事跪在清濕的家鄉擊鼓
徬徨

惶恐

空谷

站起來的

樹

通身白脫

古老的太陽

在虛弱的麻布樹後牽

裹着被靈

欲吞

欲吐

難以揣測

氣候

撲撲

撲撲

2.12.71

空中飄揚的
旗

同小兒科特效藥

摺入金字刷印的黃紅行李箱
待發

或擇王道吉日

或觀星象

鼓聲

顯顯 鼓聲

裡裡

恐恐

人睡如麻

奔向河邊的鬚卡

三叩首九膜拜

亂日

往天府的門票

黑市有嗎

註書「麻布樹」客家人相信它是吉祥
之樹，可解疾。

驚夢

之一

夜底舌頭
白血淋漓
靈蕩地掛在青竹梢

冷漠的大

蹲在岩石後

惘惘地望着

飄忽隱約的黃燈

你孤零的身影

則轟然

傾下

他們驚恐 躍起

猛射向黑暗

留下

一整塊陰濕的腥味

之二

成夜

那樣高聲的枯樹

被扯着皮

寒流

如刀片

拉着尖銳的聲音

穿下山谷

他猛坐起

愕然望見

一幅磷光閃閃的骷髏
就在滿月的天空

楓呀楓 三

之三

媽媽媽媽媽媽媽媽
臉孔臉孔臉孔臉孔

媽媽和臉孔
臉孔和媽媽

咀囁咀囁

一條白絲

的色白絲

聯的色白絲

兩匹黑皮馬

走在樹面

的連的連

蹄兒揚起黃土

草色青青

蟬他說

不該這麼吵

你的臉色不好

塵土

他覺得

只有這兩個字

他便低下頭

靜靜的走

不再理他

老樹
冒出頭
開白花

他站著
他已經站很久很久

沙地上
月
雨過來晒過去的

爬在他身上

沒什麼

他們是老朋友

沒什麼

樹樹

小小

樹
小樹

樹
小樹

樹樹

小小

笑哈哈

新鮮的感覺
煥發的
伸展

小樹小樹小樹小
小樹小樹小樹小

16.10.71

(老朋友呵老朋友)

看相兩

靜靜的
不爲什麼
開了白花
老樹

或許跳舞
或許奔跑

小樹小樹小樹
小樹小樹小
樹小樹小樹小樹小樹

之一

臉朝著
禁樹上空
殘廢的黃月

且大伏

一座沒有牙床底家族
她是惶惶不安

進入

蟬與蟬

石與石之間

流淚

顫際 孑然

綠雙成河

他乃聽月

乾咳

想吐

某一些空洞的

頭蓋

之二

羣大狂吠

奈何

冰寒的月

坐在暖台上

咀嚼草

白噁噁的血腥

無情地

月與草的對話

自他精巧的口腔

解題要出

王國慶的遺囑

草 命給月吃

人
御
草

而那時

你自慙慙的亂鼓聲中

撤出

若白修長的

鼎鑊一悔然

塵埃在冥冥的天空

三

一、整、

月光下晒苦了

他就用手

製自己焦黃的

臉皮

有一種

冰涼的感覺

危機在豐盈的光芒後面

時不

乾咳一下

那虛黃到纖雜的肺葉

瑟瑟地颤抖着

文四

三度進入「還魂草」

表輕輕敲門

說
上
香
鼎

他們已經走在前面

落得好遠

他們喚我

我衣冠不整

成夜

蝸在孤峭的牆上

晒月光

發現

許多黑蜘蛛

原來在我血液中了

我趕着來

就對妻說

你同他們一塊走罷

之一

逼近

總是那一面

寒月

在病榻外

呻吟

老安南的

藥壺

常年煎

所以，他忘了

自己種過什麼

在寒寒的季雨中

在陰冷的蓮蓬下

多災多難

又蒼老了

說道年頭呵

我

之一

一張大大白白的
床位
鋪着二二
兩條的被

說 焚紙馬給他好
說 講經給他好
說 要生給他好

老安南們
想枯了都
也沒有法子
突破

之三

一條越南老
呆呆地
蹲在樹下翻燒草
他大口大口吸入
紅紅的腐爛的
稻稈

而天空中
濃濃的風爐
煙 噴出來

之四

一片難臭的
月輕棉
纏住他

漠沙

11.9.71

天靈蓋

一口刀

一桿槍

煞氣不真

他陣

還有什麼

靈藥

奶奶

高粱

我不是

長到二十一

越南 越南

人

煙霧層層的迷惘中

有一座古老傳奇的

城堡

引誘他

他帶小底家族沒有姓氏

所以經年流浪 流浪

在城外紅滾滾的風沙

陳舊和疲憊底身影

且背着幾許破碎的謊言

他依然 挑着搖曳的橘燈

他在徘徊

尋找一些什麼

正觀着自己

一如悠閑的叫春貓

寂寞

26.8.71

漠沙

在荒茫的

着 走 着 喊 着 走

衣脫下對住鏡子
他看自己白蒼蒼的肌肉
有一隻鳥
飛不出
棲在眼輪
哀望着外面的天
他晝夜聽到牠呼聲

那張小刀在左右手
他捉來又換去
拋上又拋下
黑闇的內里
未能出血

坐下
陰影則悄然流入
流入一雙蒼傷
小墓碑紫色底乳暈

結 死

8.8.17

以及一手錯亂的掌紋

高速車行道
聖堂

多角底刀片
凌厲的把插入的昆蟲
分屍

不管面對它

任它灑灑地左刀右刀

屠夫

自有其名號

斬入牽牛藤發爛的屍首
發現它的筋骨
全同離世外的天空相留著
而悠靜

舉開向日葵的胸膛

梵阿的一雙耳朵

依然倔強流血

所謂喜愛的草呢
撞裂頭蓋死了

紅鬱花一

便站起來

爐溫綑的好像一枚磨刀
要把一山大火啃掉

而他們默許着寂寞

覆蓋着最陰的月華

一如小婦人

守望一叢一叢拔蔥的煙草

想着她男人

似山頭升起的狼煙

早晨

背負軍裝

晚上

也許在雙子和流彈之間

燒他們死命的煙卷

在乳房和軍醫的私處和解剖刀

看見了額上的繃紋

吃進深陷的眼眶

錯愕的驚呼

誰 自墓穴

燃起青煙

水磨的腳

且長滿片片磷光

且交疊于旋轉的賭盤

且吶吶吶地滾動

直到黑驢馬和紅袈裟

抱着一箱小堡壘

到了陰險的山腰

等烽火與紙紛飛

他們的耳目已老

坦斯基巴

吾人
渡入紛亂的境况

之一

一個東巴男孩
站在街頭
他吞入一口水缸
里面的水流不出
所以蒼白

神和他家族
企圖開破
像那種植物下
二千多年前
他祖先曾坐下來苦苦想過的一些可能
都嘔吐出來

之二

他喊
海嘯把他喉嚨撕破
他嚥下的水

太多鹽

他不須要米粒啦

他想挨針

把刺痛們

都吞下肚去

也許

他還可以看到

一角黑色的天空

草鳥舒張着

之三

娘嬈們

將藏田拾回的奶子

弄掉一層皮

孩子們

就把它咬斷了

結果

他們發現一把沒有果實的枯草

馬賴馬爲他們留下的奶水呢

倘若他知道

必定把僅剩的土圍巾也剝下來

之四

一隻黑貓

亮着兩枚綠燈

注視滿街黝白的魚肚

八

他吃得太貧

上帝賜他底原物

沒有料到
半身不遂的巴基斯坦
已被他吞入
而且 鑿鑿地敲着
那一座紫紫的
毒窟

之五

馬賴馬呵
孩子們不知道你是誰
誰是上帝和巴基斯坦
他們把煙草
一卷卷吊在嘴邊
從黎明走入黑夜

誰想

生命就是那一點煙灰
在一彈指之間
誰知道生和死
又是什麼

馬賴馬呵
恒河悠悠
生活在她的節奏
我們做什麼好

一夜之間
巴基斯坦底半個頰面
就撲倒在冷冷的手術間

之六

一條鐵軍
一棧亮樹幹

和一個懷孕的女孩

他們呆望着天空

如果槍聲轟然把它擊碎

他們好到戰壕躲一躲

他們也好同親人一起流血和流淚

甚至

可以把絲髮結弓

令死神胆懼

可是

天空的天空

四周的四周

好像永遠這樣

空蕩蕩

之七

戰爭坐在邊境

憤怒的望着母親汪汪水腫的腳

一個軍人

找不到飛鳥

他怎麼開心打仗

他要射殺

他心中底砲堡

以及

橫貫于崩潰的那巨大的

一座陰魂

15.6.71

野 荒

豐饒的麥草們
在月下慈柔地梳着雪髮
我枯坐着自己孤舞的身影

那個傢伙在黑暗里

會伸隻毛手嚇我

（黑熊我思慕）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白雞日鳴飛）

一片茫茫

只有冷冷的鋒芒
刺痛我血脈的荒野
除了寂寞，孤獨是一刻無緒的城牆
月落下
又是熊熊的黑暗
而我必然 流入

七一年事件

之一

橡樹葉

嚙掉愁苦孀婦的臉

那河

一整甘榜在站吐里
浮起來

豬狗雞鴨

鴨在那兒溺水

一山蘆葦地來

幾條紗籠幾條安全袋幾條紅腫的棉花

嘩啦闖入

巨大喉嚨

沒有嘔吐

椰樹 橋

坐在岸上黃腫

亞答屋四分五散

直又入肺葉

咳嗽又咳嗽

之二

一呎一呎

那鬼東西吃上來

我忽然看見一把劍

在他嘴邊閃光

許多紅螞蟥

且沿著我手臂攀上

我是可以將牠們浸落水里

7.3.71

我只可以再跑高一些
許是怕們都不知道

下午

我還聽到消息

我還聽到一份名單

一

那鬼東西如果要
我便守候他躍入

一哭二哭

那鬼東西吃上菜

果然口汪汪的吃上菜

第四輯

一九七〇年作品

着 燃

有一個落日
淺飲龍井茶
於廬外
忘了山開禁令

乳色底繡衣
扭腰樣的水腰
蓮一家 那一家的
鬢邊
樹樹整齊列隊
入了簾

星星燃着煙草
孩子燃着媽媽口紅
烏兒燃着核桃實
遠山燃着夕暉
雲朵燃着彩石
吾人燃着今夕的白髮

覺 感

4.9.70

吾人燃着一根枯萎的相秤

就這樣走 走下去
北風他兜在空虛袖裏

山在林中瑟縮
夕陽在橋頭打盹

可不知道 如此
是不是自願的

每天依樣
走入太陽下山的煙霞
這樣迷離的背
霧樣飄渺的消逝

然後 黑血自四面八方
崩裂湧入

海 邊

暮

他困浸在冰層裏
 從懸崖直下
 懸崖 是白口四圍八

寂靜無聲
 寂靜無聲
 寂靜無聲
 寂靜無聲

其 一

一朵黃昏 騎迷路的雲
 被他用小刀切成一片片
 夜鳥便織入
 淺淺的輕笑

燈光悠悠地亮了
 在頭蓋上如水色的蕎麥

他低頭 冷淡地玩着小刀
 眼睛流出四方八面 以後
 便茫茫地盡過他將纏綿給他的小名
 那傾盆似的滂瀾

其 二

航

那條水

她纏在腰間玩
淚柔張柔的長髮便散落
黃昏花錦蕙的山頭

這時雨細細 愁又彎彎的
結在半個流海上

她羞嬌地回首

小手兒輕悄一兜

七彩的暮色豐滿着臉龐

她咬唇輕輕跺足

之後 細雨仍舊濛濛地飄着 飄着

繁絮便這樣落了

髮便這樣落了

黑暗貼在船邊 那時

我上了古老的船

只聽見嘩啦啦的淫笑

我抓住一枚舞着暴風的船票

明天弄弄的黃昏以前或以後

必須趕上岸岸

切入前方那座如髮的竹林

我沒有選擇

歸在面前 是一片枯黃的落葉

有人旅行沙漠

說在仙人掌觸摸遇見枯死的祖先

有人用羅盤

在黃土荒漠的十字街測方向

水 逝

千古來 陷阱是一座美麗
我想 一艘古老的夜行船
一個沒有通行証者

鐘聲柔柔
鴉影穿上了黃昏
木橋
緩緩地淌着泥塵

小山於左
如伏龍背休息
楊柳在右
尾巴隨委地垂下

沒有足跡都
說風一樣的語言
雲一樣的飄渺
山巒一樣的虛幻

淺坐繡墩
山尾巴那顆星亮了

想起茶几

一柱裊裊的清香

綢緞的人影

便倒臥水面上

臉孔往長拉闊

七里花樣淡淡的記憶

撫着初生的星星的小耳朵

淺嘗

有種陳年感覺

擱在喉頭

張黃月未升

潮汐退去

捲起紗籠

貼在圖案的重年

自稱的月

缺了一角

殘蝕一邊

還是永遠的

想摘一些星光

想飲一泡清涼

從煮過的太陽

至輝煌的月亮

依然不屬什麼

什麼也不屬

他坐在寂寞的風里
滿襟樹的頭髮
切他陰魂

歌播唱完了
一張張貼在旅行車笑嘻嘻的臉孔
飛過去

一座巴士站
缺得冷冷清清
他問
我的影子

衣披著長長的散髮
站在清明節小山上
明月下 黃花樹和我

小花已落盡
許多匆忙的上墳人
許多孤獨的腳步
許多點點粉飛的冥紙
以及孩子們的歷史
明天 樹呵

如是站着 站着
看他們涉過泥水

我呢 一把無力的鴉爪
抓向迷失的水雲
好難好難抓住
我說 是那文義義的欄柱

SAJAK AI VOON

水 3
5.3.70

我訴告誰

傾盆地 雨
落黃昏街頭
來不及 躲入土地廟
山浸落翠湖裏
影子們也因于網中
顛拌起來
有一尾
孤鵝的木魚
寫寫地敲着心驚的鼓
誰告訴我
必須回去
一座廣場
孤獨 走這條路

艾文詩

棕櫚叢書 3

著者：艾文
出版：棕櫚出版社

PENERBITANA PALAS,
Sungei Bonkoh Estate,
Bedong, Kedah, Malaysia.

印刷：康華印務有限公司
Kheng Wah Printers Sdn. Bhd.,
8, Leith Street, Pen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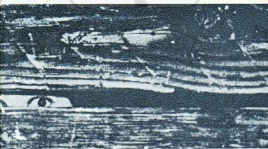
定價：馬幣二元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出版 有版權 完翻印

誰告訴我 116



棕櫚出版社



棕榈丛书（3）



艾文诗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0 年 9 月 12 日